

諸經通義

歐陽

梁

公孫

世取

趙氏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漢）涇微  
 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  
 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  
 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  
 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  
 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

族河作  
昨本切  
立日發金

直立目  
ソシヨ  
スオ

抑音ハ  
石三ヨ用  
左スオ合

棠意東  
雲雁南北  
為能

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

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

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

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

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襄之末戰

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

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畧

起若揚朱墨翟放蕩之言以于時惑眾者非

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

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

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

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

蒼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

同本注

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

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

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

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

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

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

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木才者也孔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取乃刪詩定

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

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

此三經  
之法三  
之文  
之經  
之文  
之經

注曰  
名

天子至天地  
微而至萬物

帝王位名八孟子之流而行八天下大二千清廟詩歌

上孟子之道論行君父之道知君忠朋友信有道

文王聖聖  
詩人凡孫人等七詩人知物託物喻言喻言託物喻言

龍之靈也  
聖人次聖也孔子可絕聖也木才成孟子也

不亂其所持  
孔子自衛

孔子十哲  
孔子自齊

三十三百四十四  
三十三百四十四

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字  
之疇會集夫子取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  
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  
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相黜欲害孔子孔  
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菑孟子孟子曰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

延

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  
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  
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  
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  
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藉得不泯絕  
漢興除秦虐禁開筵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五十一頁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  
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  
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  
說詩也今諸解者徃徃摭取而說之其說又  
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

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  
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  
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  
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  
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  
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  
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

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  
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縕與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  
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  
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  
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  
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通計一千一百六十有九言

孟子卷第一

篇首ノ字撮テ每篇ニ名ヲ用テ一語ヨリ以テ為政ト例ニ  
句後字句ト云

梁惠王章句上

惠王六春秋時晉國獻公又曰曰梁惠王也  
擊力子之周身三十四王例王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  
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  
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  
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  
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  
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  
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  
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  
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  
與公孫丑等為一例也。

後漢太常趙

岐

邠卿註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

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

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

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

之道者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王曰何以利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也

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

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殺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

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越夏后是以千乘取萬

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百乘之家謂木國之卿食菜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



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  
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  
萬乘稱國故稱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君臣上下之辭

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苟為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

自饜飽其欲奪君位不足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

其君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

重嗾歎其禍○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下以仁  
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輯穆天經地義

不易之道故以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

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

為娛樂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

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  
國破家雖有此當為人詩云經始靈臺經之  
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木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

之熈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經始勿亟庶民子之

來言文王不督從使之亟疾也衆王在靈囿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也

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麋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

囿中麋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在

靈沼於牧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文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主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

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爲王

禽獸以養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借俱

古之賢君與民共同也言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

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時日也言祭爲無道百姓皆欲與

湯共伐之湯隘士衆而誓之言是日祭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

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

檀弓曰知  
不也  
受甲子七

此公既成名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猗此其靜之廟其助祭之人皆敬  
且其所以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其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  
焉德之二頭事豈不取乎信乎其豈有厭斲於人也

古詩自廟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云既成治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感前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鳥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看此不樂也○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息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

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

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

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

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

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

加多何也

王自恠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孟子對

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

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

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

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曰王如知此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

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

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

步者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

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數畝不入洿池

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數畝密網也密細之網所

魚鼈不可勝食也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

不得用魚不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穀與魚鼈不可勝

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

五畝也樹桑牆下古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孟子

孟子

六

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揔言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日庠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君但養木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日莩詩日莩有梅莩零落

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

歲也是何異於刺入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饑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入而曰非

我也兵自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  
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  
責已發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

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對曰殺入以挺與

刃有以異乎也曰無以異也王曰挺刃殺

以刃異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刃政殺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入也孟子言人

率禽獸以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

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古

虎狼之中能常食禽獸是人所惡人猶

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

為民父母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

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備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  
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  
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  
飢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章指言

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殺  
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梁惠王曰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

號三晉故惠王言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

求策謀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言古

於孟子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

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

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彼奪其民時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

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



為王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以

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

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正以挺服

強仁與不仁者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入曰望之不

似人君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就之而不見

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吾對曰定

于一孟子謂仁孰能一之言孰能對曰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孰

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

也周七八月夏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今

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

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

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章指言定天下者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齊則滯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謚也宣王問

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

一篇先梁者欲以仁義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也孟子對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容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

五霸必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

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曰德何

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

問曰可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以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知吾可以安民

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

曰將以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

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饗鐘與曰何可廢

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齋王左右近臣也

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饗鐘因以祭之曰饗周禮木祝曰墮饗逆牲逆尸令鐘鼓天

府上春興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齋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有之

王曰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

百姓皆謂王畜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

有百姓者齊國雖福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

亦誠有百姓所言者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饗鐘又不可廢故

易之以易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

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

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

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已之以小

易天故曰宜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

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為仁

之道也王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

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

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信之篇也王喜悅因

雖是詩以嗟嘆孟子付度知已心戚戚然曰  
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

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今息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

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息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

恩及禽獸而不用力百姓若不用力曰不為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曰挾太山

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

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

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地、海皆

近齊，故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猶我也。幼，猶愛也。

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亦，敬人之

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易也。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兄弟，鄉

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已心，加於人耳。故推息足以保四

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入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入者，木

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息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權然後知

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

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

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抑，王與甲兵危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與甲兵危

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

亦如是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王之所大

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王笑

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

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

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

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也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

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莅

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

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此之緣木求魚

甚

甚為大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

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

有災孟子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曰

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言鄒小曰楚人勝王曰楚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

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

以二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

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蓋亦反其

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及王道之本耳今王發政施仁使天

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

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

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其若是孰能禦之及本道行仁政若此則王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



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

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曰無

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庶生

心人常有所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

守其常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

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罔民其民是政何可為也是

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

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厚故民從之教

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衛不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

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

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當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統相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

未聞仁不施入猶不成德饗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為要

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孟子卷第一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耳變乎色慍悲華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

也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

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曰不若與人王曰獨

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孟子

如與衆共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復問

王與少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王言不

與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王言不

人共聽樂樂也臣請為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

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音讀之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

羽旄之美但飾田獵使乏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

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

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

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

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於傳文曰若是其大乎王怪曰民猶以為

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豐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

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囿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

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共宜也臣始至於境問

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

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

以為天不亦宜乎設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

民苦其大不亦宜乎○章指言  
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

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孟子對曰有欲為

古聖賢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

也是則聖人行仁政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鬻北狄疆者今

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

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

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太王勾踐是也詩

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

故能安其太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交

大事  
義理  
所委  
天界  
廟  
已  
血氣  
ル  
ト  
コ  
ロ  
薄  
冷  
水  
集  
リ  
隨  
テ  
洞  
カ  
カ  
大  
事  
也

孟子卷二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入者也疾視惡視也撫

夫之勇敢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匹王請大之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實人亦將晉以篤周祐詩旅之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

吾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

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王耻天下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

毛義  
客人不恭  
既恭  
怒其  
怒人  
怒人



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  
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章指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  
亂而不為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

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

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  
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孟子對**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

人有所不得志者也不責已仁義不自脩而責  
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

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  
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言民之所樂君與之

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  
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  
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

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

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

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

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饒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

於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晏

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

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諉曰吾王不遊吾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

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謗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

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

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息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

也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

息今也者晏子言今時賄賂天下之民人君興師

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  
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眈眈側目  
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  
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

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能踏  
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

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  
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

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

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

謂之流若齊相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  
者引也使入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

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舟朱慢遊無水而  
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

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三其身  
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

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  
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

而無益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備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

困始興惠政發倉廩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  
以振貧下不足者也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

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其詩

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  
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

其務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章指曰與天  
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溢之行是

以文王不敢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盤于遊田也

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之

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  
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

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  
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言王政當何施  
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

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  
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

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祭妻子也詩云樂爾妻祭罪人不祭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

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也詩云

嗇矣富人哀此癯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可

矣富人但憐愍此癯獨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王曰善哉言乎此善

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

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

貨故不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

乃糞糝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

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囊

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糞盛乾食之糧於橐

囊也。思安民，故用有龍光也。威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

此王若則之於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言王

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

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

雅縣之篇也。亶甫，太王名也。號緡，右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

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

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昔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

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

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孟子謂齊宣王

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王曰：棄之。言當棄之曰：士師不能

當如之何。孟子卷二

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

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王顧左右而言

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乃安其身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

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

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自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

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

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立王無以知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

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

尊踰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察如使忽然不精

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大臣防

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

忠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

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木辟之罪五聽三省古者刑人

於市與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之此三慎

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

以為則矣。齊宣王問曰湯友桀武三衣寸寸者有

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

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其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



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殺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章指

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主，垂戒于後也。孟子

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

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也。匠人斲

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斲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

所學而從我之。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

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具巨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兩為

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

在此言象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

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

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已之

孟子卷之二

十一

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器善惡之致可不察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

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一日也書曰基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

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

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

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

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

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

悅則天不意得天意得然齊人伐燕取之諸侯

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

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孟子

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

何畏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

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俟我后后來其此二篇皆尚書逸篇文禋

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而者嚮也東鄉

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

為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

君來則我蘇息也待我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

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極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

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

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

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

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速疾也旄

老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

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實重之器與燕民謀

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

其未發而止之也○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

其富以大王小夫將何懼也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

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

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

何則可也開闢聲也猶構兵而闢也長上軍

其罰當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

及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

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

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

其下也以殘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夫民令而後

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

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窮困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

長矣○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

已害及其身如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

齊楚事於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

保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

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

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

○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  
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

人將致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偏

於滕故文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  
公恐也

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

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  
苟為善後

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

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

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  
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以

遺後世也  
○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問免難全  
孟子對曰昔

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

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兔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

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

其所以養人者害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

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

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趨於市若將有得

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

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

所行也○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

業義也義權不並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

故曰擇而處之也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

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謚也嬖人公曰

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曰何哉君所

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匹夫

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

約後喪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樂正子入見曰君

矣為不見孟軻也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

見孟子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

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

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

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

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也曰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

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

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變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

魯侯莫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倉小人何能使

我不遇哉○章指言讒邪也

孟子卷第二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

吾晏嬰嬰之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或問

乎魯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魯西蹙然曰吾

先子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踏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

故曾子畏敬之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

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怒色也

何曾猶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

彼其父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

是曾西若或人言管仲得遇相公使之專國

彼謂不帥齊相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曰管

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

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曰管仲以其

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丑曰管仲輔相公以霸道晏子相景曰以齊

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

湯王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大庚 小甲 雍己 大戊 仲丁 外壬 河曼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辛 已上 紂辛 六百九十年

其君以又自林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聖化大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九十三歲

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

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感益甚也文王尚

文王不足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殷中

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又則難變

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

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

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

也運之掌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

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

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

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

人有言曰雖有智惠不如乘勢雖有鉉其不

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鉉其田器

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右殷周之盛地

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

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

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能禦也三代

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以足矣不更辟王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

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

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

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饑者

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

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也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

息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  
易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  
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觀文王而陳  
王圖管嬰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  
公孫丸

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

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王之君矣如是寧

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為孟字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

有所畏也曰若是則夫也過孟貴遠矣  
丑曰若此夫也孟子貴遠矣

堅勇過孟貴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  
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

乎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  
孟子欲北宮黜之養勇

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

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

必反之

北官姓黜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

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揭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

惡聲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是不恐懼

而已矣以為量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孟施會若此則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舍似曾子北官黜似子夏夫二字之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百行

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黜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

為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

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

揣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

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

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懼之也。有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曰：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丑

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

取也。告子為入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夫志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

也。志帥氣而行。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至要

之度，其可否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

次。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

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

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

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

則志氣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

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

能自養育我之所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

之氣狀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

而貫洞纖微合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

之間布施德

教無窮極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

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

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

是集義所無益



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

丙而出人

生受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

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掌以為仁內義外故言其

未嘗知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亦勿

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

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

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

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

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

此若此  
推其

聖王周  
聖王

孟子  
孟子

傳公四年  
孟子

孟子  
孟子

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  
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掘苗之

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  
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

當內治善不當何謂知言丑問知言曰誠辭  
急欲求其福

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孟子曰入有險詖之言引事以

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政能

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

牛勸仲任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

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瘦辭於

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

類我聞能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

其所趨者也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

有奸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

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

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  
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  
我言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  
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孟子卷三

各有能我於辭言命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見

孟子曰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曰  
子欲自此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

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乎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  
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

何敢自謂為聖故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

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

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  
微小也此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敢問所安丑問孟子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

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

杏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

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何事非君非已所

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

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可以仕則仕欲為天理物莫得行道而已矣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

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伯夷伊尹於孔

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

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

然則此三人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

昔能使鄰國諸侯尊

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曰敢問其所

以異。丑問孔子與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

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

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

可用者。欲為丑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

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子貢曰見

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

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

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

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

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淫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

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二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

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

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衰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章指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備是以孟子究言情

理而歸之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理而歸之也

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天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

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以力服入者非

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入者中心悅而誠

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

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

服者スル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スル此

之謂也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

謂也。○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也。行仁政則國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

破破民民殘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若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者也如惡之

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

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入任其事也

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間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

云迨天之未隍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邶國鷓鴣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

言此鷓鴣小鳥尚知及天未隍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繆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刺分君曾不如此鳥孔  
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

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

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間  
上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

以見侵而不能距  
昔自求禍者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  
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設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

自已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

不專在天言當行王政者若帝乙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防患於未亂也不行王政士子為仇讎

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美才出眾者

也萬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右者無征

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  
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常征其廛宅

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史記宋世家  
公三十七年  
孔子作春秋

高宗形  
祖之訓  
二考



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

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

文王以前也文王治政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

下行旅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

氓矣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民也

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

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

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隣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

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如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

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

吏者天使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章指言脩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言人人皆有

人之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心也。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政治天下可

矣。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

丸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

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

也。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

其人也。非惡有不在。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之聲名故。怵惕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

非入也。無羞惡之心。非入也。無辭讓之心。非

入也。無是非之心。非入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

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也人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為善自賊謂害其性使不為善也

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

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

充天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

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章指言人之

行當內求諸己以廣其道也孟子曰矢人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鎗也

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鐵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

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孔子曰里仁

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

不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

不仁是不智也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

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人役也若此為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

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治其事而耻如

恥之莫如為仁如其耻為人役而為仁者如

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

章指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

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

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大舜

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自耕已從人故為天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

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為善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

指言大聖之君由來善於人故曰許及下者無遺策舉及眾者無廢功也孟子曰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伯夷

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

去之慙愧之貌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

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已

屑絜也詩云不我屑也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

推一曰之  
七又移也  
論大雅  
而本也  
不何一  
疏也  
矣推果  
遠雅  
什

就之後乃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

歸西伯也就之後乃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悉阮窮而不憫故

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禘禘裸程於我側爾焉

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

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憊也云故由由然與

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故由由然與

之借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

而止者是不屑去已由由浩然之貌不憚

俱也與之儼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正心

而巳耳援而止之謂三緇不慙去也是柳下

惠不以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

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汙來及

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

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

孟子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望  
 之城七里之廓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  
 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  
 如地利也  
 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  
 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孟子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望  
 之城七里之廓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  
 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

如地利也

天時謂時日支于五行王相孤虛  
 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

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  
 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

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錯是也

也類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

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下

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憑兵革之威依道德也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嚮不

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也孟

子將朝王王使入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

見乎孟子雖仕於齊慶師賓之位以道見敬

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入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



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對曰不幸

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明日出

吊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

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曰昔者

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

也王使入問疾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孟

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

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子

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禮使數

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

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

子善息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

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曰惡是何言也齊人

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

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

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

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景子曰否非此之

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

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

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

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

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相似然

愚竊感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道也

孟子曰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謂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

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

猶晉楚我猶曾子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

德一朝廷莫如爵卿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

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

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

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

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言古

聖大賢有所興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

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言師

王相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功烈之卑耳今天

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

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

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湯之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太賢，可從受教者。

於伊尹相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主

之召已是以不往也。○章指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子弟子

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贖辭曰：饋贖予何為不受。賄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

人謂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真

餽之，予何為不受。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

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若於齊則未

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

也其可禮其

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

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

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

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

也以昭果毅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然則

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竟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轉轉

尸於溝壑也此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距

木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曰今有受人之

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

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矣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

視其死與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

老

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他日

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其罪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也。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

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

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立而請其祿也。於他書未詳其人

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蚘蠹，齊大夫靈立。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以五刑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蚘蠹辭於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公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言與，以感責之也。

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齊人曰：所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齊人論者譏孟子為蚘蠹。謀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公都子以

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

孟子卷四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

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

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職武仲兩行而不息

隱而式間孟子為鄉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

太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

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為齊卿出或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

蓋之太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

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

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

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曰夫既或

治之予何言哉既已也我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

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

有裕  
先夕  
小雅

君于虞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  
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為解也  
孟子自

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

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每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克

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

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薄厚無

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

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翬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能

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

也也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

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孝子

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

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如



也。是且比化者無使王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校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王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

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

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沈回以其私問曰燕可

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

之無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

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

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

也。孟子設此以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譬燕王之罪。因歸勸其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

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彼如曰孰

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孰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

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為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

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

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

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

當勸齊伐燕乎○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

賢禮樂征伐自天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

子出王道之正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

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慙小亦  
雅不直  
失節謂

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王

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

曰惡是何言也王歎曰是何言言曰周公使

武王勝  
商紂討  
車紳  
武庚使  
管叔  
弟蔡叔  
霍叔  
其國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見孟

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曰古聖人也孟子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孟子曰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

之與賈問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爲周公雖

必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

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

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

之又從爲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

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

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

諂其上也孟字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

能得見之得待同朝甚喜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今又

棄寡人而歸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

得見乎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

當自來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夾為孟子築室使養

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鈞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

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時字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

因陳子而以告孟字陳子孟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字

之言告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

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享十萬鍾

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李孫曰

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所以有是也李孫曰

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

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使已為政不用則

叔心疑亦以為可就也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

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士子

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

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

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古之為

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耻之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

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

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



復之其身乃安也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

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不

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

子乎何為而愠恨也○章指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孟

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

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

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是

直例切

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

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執父故云士於此事

不悅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

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

知我哉我不得已而遂予三宿而出晝於予

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

孟子卷四

予我我自謂行速疾矣與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夫出晝而王不予

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

安言君子達則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

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猶急小丈夫恚怒

其不遠者哉論語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太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尹士

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

賢者志其天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

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充

顏色不悅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

武王受命以見之

孟子卷四

十七



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前彼

聖賢之出是有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五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以聖

之才物求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

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太王文王以

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

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

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

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章指言聖

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入不因人非天不成

是故知命不憂不懼也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

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

齊不受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

前彼



110X  
491  
3